

关于胡河清的回憶

□陈思和

像徐清辉（1934—2003）这样的学者，本来就凤毛麟角，她在世时没有享受到相匹配的待遇，离世后依然饱受误解，若不是由于她的儿子胡河清的自主绝学，后人不会关心她的。

我曾于1992—2000年间在兰州大学中文系工作，有幸结识了徐清辉先生。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2002年寒假。她于2003年9月去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拥挤的世界。本来不该打扰她的灵魂，但是，我所看见我所听见的，我不得不说。

徐清辉先生学识渊博，配得上学贯中西的名号；她的人品也一样好，虽然她心性孤傲，但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乖僻、变态。她很正常，除了某些让她愤激、血压升高的人和事，她也常常会笑，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说几个小时。她有她的痛苦，也有她的快乐。她深受兰州大学熟悉她的师生们的尊敬。

徐清辉出生于上海，先后在上海私立培成女子初中、上海私立中西女中、上海市立第三女中学习。1953年至1957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1981年至1984年曾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作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聘请她为客座教授。期满后，更有意聘她为终身教授，但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她决意回国，回到兰州大学中文系。她曾经不经意地在谈《红楼梦》时忆起她当年回国时朱光潜先生设宴为她接风洗尘，席上谈及当时中国局势时，她说“现在正值《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忆及当时情形，她十分动容。1995年我去北京大学参加外国文学的年会，她托我打听朱光潜先生家人的情况，我得到的答复是：“朱先生已去世，现在谁还关心他的家人？不清楚。”我回来也就原话转告于她，她听后愤愤不平，然而也只好作罢。2000年我在德国遇到武汉大学的那齐勇教授，他向我询问徐清辉先生情况，说他在贺麟先生家遇见徐清辉，她在贺家进出随意，深受贺麟先生的厚爱和赞许。但是，徐先生自己

胡河清已经去世二十年，说起来还是黯然伤神。昨天王小明来说，她筹资再版胡河清的旧著，希望我写几句话以示对死者的纪念。其实我与河清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什么私交，当初只是读过他发表在刊物上的几篇文章。那个年头，以文会友是很正常的事情。1993年我与晓明一起筹划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我推荐了邵元宝和张新颖的书，晓明推荐了胡河清的书，书稿也是晓明去约来的。我负责编辑工作。读到胡河清的书稿，有一篇自序，一万多字，对自己的童年经历、成长心路以及各篇文章的说明，都有详细交代，像是对自己的人生作总结。我读后感觉有些奇怪，这篇序也不符合从书原先设定的体例；我去信，建议他把长序作为附录，似乎更合适些，他可以另写一篇短序，他没有回信，不久便听说他坠楼身亡了。书还是按照原来的体例印出来，就是《灵地的畅想》。到现在我还有些感觉，仿佛那篇序，那本书，甚至那个书名，都与胡河清最后的抉择有点关系。

还有一件事，张文江告诉我的。张文江也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与胡河清有较多往来。张文江当初已经涉猎易学，胡河清对术数文化也颇有心得，两人想必比较谈得来。我听说文江说，河清病重之际，他去探望过，两人深谈过一次。河清说他形而上上的诸多问题还是参不透，文江劝解说，其实形而上者都在形而下显现，不要过虑。河清若有所思，扶病相送时，已经是支离其神，萧索其形。那天风雨飘摇，文江感觉悲凉，过几天，河清就离世了。

还想说一件事。胡河清的那篇长序，让我们知道他生于西北黄河之滨，他母亲徐清辉是兰州大学的教师，对外国文学理论，尤其是黑格尔美学，有很深的研究。徐清辉为人耿直狂狷，与世俗格格不入，直到退休时才获得一个教授身份，但她保持了清高的人品。胡河清很爱他的母亲，从那篇序里可以看出，他屡屡提到母亲对他的言传身教。徐清辉兼通中西文学理论，汉藏文化，我们从胡河清的学术性格和学术路径中也可以看出母亲的遗传和影响。学术上至高至上者必有异于世俗常人之举，他们家庭破碎不幸，个人命运不幸，都不足与外人道，也不是我们所能真正了解的。徐清辉最后死于孤独之中，去世多年后才被人发现于住所，有点类似张爱玲的最后命运。对于这对天才母子，我们只能保持崇高的敬意。

写于2014年4月19日 鱼鱼了奇

我所认识的徐清辉

□陈晓兰

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说及这层关系，甚至在兰大，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与朱光潜和贺麟先生之间的师生情谊以及他们对她的高度评价。

徐先生在兰大开设“西方文学”“欧洲文学史”等课程，除中文专业的学生外，常常有理科生来旁听。听过她课的学生，无不被她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见解所折服。徐先生去世5年后，她的学生们博客中相遇，互通消息，才得知徐先生的悲惨境遇和不幸离世。他们发了几篇回忆性的文字，盛赞她的学问和为人，为她的遭遇扼腕叹息、唏嘘不已。兰州大学中文系77级的学生在自己的博客中回忆：

“徐老师盛装出场时，让我们心灵受到极大震撼。她给我们展现的不仅仅是学者的风度。徐先生是一位对哲学和美学有着极深理解的学者型教师，她给我们展现出来的西方文学，不是名词的堆砌、知识的罗列，而是一条思想的长河，一条滔滔大河。华美的词语滔滔而出，汪洋恣肆，来自她的灵光飞溅。这种奇妙的境界，不是来自她精心准备的课，而是来自她生命本身的一种特质。在她的课上，我通常不做笔记，因为稍一迟钝，便会跟不上先生的思路。对于像我这样学养浅薄、知识面窄的学生来讲，能领略到这样一场豪华的精神盛宴，不仅已是荣幸，简直就是奢侈了。徐老师的课，我不能完全听懂和消化。但我从此知道，什么叫大智慧。”

但是，1990年开始，徐先生就不再上课了，她彻底地脱离了学校的评价体系，退隐于兰大本部家属院的一隅。在她那个狭隘逼仄的客厅兼卧室的斗室里，专心问

学。因为她所在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没有硕士点，她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但是，兰大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们有的慕名而来，有的好奇而来，与她有过或长或短时间的交集。我初到兰大，一是因为仰慕她的学问，二是因为与她一个教研室，就有了常去她那里的机缘，有时也会在那里与其他同事和学生不期而遇。徐先生很健谈，虽说是聊天，主要是她一个人说，滔滔不绝，一连几个小时，有时从早上讲到中午一点，或者自晚饭后到夜里十二点，她不停，我们也不动，古今中外，文学哲学、天文地理、时事政治、电影电视，无所不谈，真可惜当时不知道录音，也没有带日记。有人说她有目不忘的本领，我也有几分信。说起那些久远的故事，读过的作品，她仿佛刚刚掩卷，连具体的细节都描绘得生动逼真。我还看见她学高等代数、现代物理学。她从美国带回来一个收音机，据一位物理专业出身的同事说，这个收音机很高级。不论我何时去，那个收音机总是开着，大部分时候是英文广播。有一位兰大理科专业的校友，及自己请徐先生写推荐信：“那漂亮的英文肯定为我博士申请录取增添了许多砝码。先生当时的英文比我来了美国二十多年以后现在的英文要好得多，那是童子功，我们比不上的。”她好几次很自豪地提起她的舅舅许国璋先生；她还有一个舅舅是交大物理系的许国宝教授，比许国璋先生年大，许国璋出生于1915年，许国宝1930年时已经是交大学生的特聘导师了。

2000年，得知我报考陈思和先生博士生被录取后，徐先生很高兴。她拿出胡河

清答辩时的照片，指给我看照片中的贾植芳先生，说：我是很佩服这位老兄的。她还对贾先生不那么服帖的头发开了几句玩笑，意思是那也是他性格的一种表现。经书上说，左手做好事，别让右手知道，可是有人偏偏敲锣打鼓地做好事。说同情她，怜悯她，我们是不配的。她的生活方式，那是她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她确实不会做家务，因为她从小没做过家务，饮食起居都有人照顾。胡河清的父亲胡复旦有才气也会很生活，如果不是因为“文革”，胡复旦也不会变得不正常，也许这个家还是完整的，也许就不会有后来那样的悲剧了。据说，当年北大毕业后，胡复旦是因为恋着徐清辉才追到兰州来的，可是他在“文革”中却没有经受住考验。试问：又有多少人经受了那场考验呢？

徐清辉先生精通英文、德文，在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美学研究和西方文学领域造诣颇深，同时深谙中国典籍。但是，她发表的东西却很少，我所知道的只有1979年在《美学》杂志发表的《黑格尔论人物性格》。据说她写过75万字的黑格尔研究，但我没有听她说起过。上世纪80年代，她是中文系唯一承担国家课题的老师，这就是1993年出版的33万字的专著《认知与会心——汉藏文化象征对照释读》（敦煌文艺出版社）。90年代，她试图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做系统研究，可以说这是受西方生态批评的影响。她曾给我看过一部70年代出版的英文著作，说宋代时甘肃那个地方的植被非常丰富，环境非常优美。1994年春我去北京出差，她的课题经费还有结余，便随我一起去北京到国图查阅资料。还记得当时我是去北语（现在的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办事，我们选择住在国图招待所，这样方便她去图书馆。当时的住宿是30元/床，超过了副教授的标准，她担心回来报不了，于是我们去周围找便宜的旅馆。后来终于找到一家旅馆有便宜的房间，但却是地下室一层，我们还去了房间，整日开着灯，霉味扑面而来。徐老

见证“活字”

□詹克明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意义重大，东西方都有国家声称自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中国文献记载墨言之凿凿，只是多年来我们苦无实物证据。“宋版书”虽被视为国宝，但流传至今的宋版书没有一本是活字印刷的。也难怪行家不服气，老在门前叫阵。但一次西行之人却让我有幸见证了西夏时期的活字印刷实物。

1998年夏我来到宁夏银川，曾用一整天时间徒步走完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4.5公里范围内的九座西夏王陵。在此之前一日又特地参观了“西夏博物馆”。当时正值开馆之时，馆内清静无人，仅有一位中馆员独自当班。我对西夏地形沙盘向她请教了有关西夏王陵建制，以及当年黑水城被俄国科兹洛夫上校掘走大量西夏文物之后，馆内是否还藏有其后再次出土的文物等问题，她一一作了详尽解答。然后我独自静静参观。过不多时见一位先生热情迎上，原来是博物馆馆长，听说给予一位对西夏文物很感兴趣的人，特意给予帮助。这位西夏学专家主动陪同我全程参观，向我介绍了本博物馆的三件顶级国宝，并指着玻璃框里的一页西夏文经书对我说：“不要小看这一张纸，它可是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实物证据。”我问何以见得它是“雕版”，而是“活字”？他指着说：“左起第六行第八、九两个字印颠倒了，只有字序排版时才有可能出现这种错误。”纸虽不言，确是真正的铁证无疑。

千古奇事，一纸定乾坤。只是这张有决定意义的纸来自于两次歪打正着。一个出自于那位粗心的西夏排字工，如果他做事一丝不苟、毫无差错，又哪来的因文字颠倒而留下的千年证据？另一则是一起让人痛心的文物犯罪。1990年11月间，位于宁夏贺兰山腹地的拜寺沟方塔为不法分子炸毁，文物工作者在抢救性清理废墟塔址时发掘出了《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九册二百二十多页西夏文佛经，这里展出的就是其中的一页。这些印刷经文属于“木活字”版本。（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掘出的一百多纸残页也是西夏时期的木活字印本。英国人斯坦因1914年在黑水城获得的文献中也有活字印本。）以前只知道元代大德二年农学家王祯曾用木活字印刷过自己撰写的《农书》。西夏木活字印本的发现把我国木活字印刷的历史又提前了约一个世纪。木活字比泥活字显然进了一步，西夏木活字当在宋代泥活字之后，这项技术想必也是来自中原的传承。西夏王朝亡于公元1227年，不管是木活字还是泥活字，这页西夏文活字印刷实物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的活字印刷早于世界上任何国家。

真心感谢这位学识渊博的西夏博物馆馆长，特别是他能如此诚恳地对待一位像我这样的普通参观者，其敬业之心令人肃然起敬。没有他的指点，我也许会不知内里地匆匆看过，从而与这页难得一见的活字印刷“铁证”失之交臂。据馆长介绍，来馆参观的韩国人面对这一纸经文也心服口服地承认中国的活字印刷确实比他们早，只是仍坚持他们国家是“铜活字”的发明国。事实上，就“金属活字”而言，最早的发明人也应该是中国人。王祯《农书》所附《造活字印书法》里还写道：“近世又铸锡字，以铁杂质之作嵌于锡内，界行印书。”这就已经讲到当时锡活字铸造印刷方法了。王祯《农书》于1298年写

就，文中所称“近世”，按学者考据当指“元以前的南宋”。这证明中国金属活字印刷的起源时间最迟应该在12-13世纪，同样早于韩国。韩国人所握有的证据——所谓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刊印于1377年，虽然如它所说比德国人古登堡的1422年圣经还要早78年，但却比《农书》成书晚了79年。至于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了活字印刷的魅力后，8月11日荷兰小城哈勒姆市长施奈德博士即给北京市长写信祝贺，声称“印刷术是由哈勒姆市民科林特于公元1400年前发明的”，则更难令人信服，在欧洲也没多少人注意。

活字印刷术虽说是中国人发明的，但真正充分发挥活字印刷作用的还是那些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西方国家只需70种不同的“砖块”就可以建造文化殿堂，而中国的能工巧匠们则必须准备7000种乃至更多的形态各异“砖块”才能完成同样的工作。使用方块活字的国度至少要比西方文字字母国家多制作100倍的字模品种，工作量大大增加。如此看来，毕竟活字印刷术中注定只能是一项“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发明。他在古代中国难以充分发挥，却为西方带来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美国学者麦克·哈特在他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将印刷机发明人德国的古登堡排在第8位。英国的翻译家古德温称“印刷机是过去两千年内最重要的发明”，可见活字印刷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影响。

中国许多古代发明犹如一座座高大的“灯塔”，专为别人指路却不照耀自己。其实岂止是在活字印刷，那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在世界“地理大发现”时代对西方国家曾经起了何等关键的作用啊！而作为这些发明的源头之国，最能全面用足四大发明的产品却是或可称为“火箭始祖”的双响炮仗——“纸”裹“火药”，外面再“印”个蓝字，四大发明有其三，就差“罗盘”了——它另有重任，专门用来“风水”。

推进传统媒体新媒体融合发展

(上接第一版)

李从军从前传统媒体生态环境和生存状况、如何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对未来媒体发展趋势的预测三个方面，作了生动的报告。他指出，传统主流媒体必须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形成适应融合发展的新观念新认识，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推进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大力构建先

进强大的现代传播体系，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整体实力，有效引导国内多元社会舆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努力在国内外传媒激烈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李从军还就传统媒体会不会消亡、中央媒体能否继续发挥引领社会舆论的龙头作用等九大有关未来媒体发展趋势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述。

9月将举办“政协公众日”活动

(上接第一版)为推动政协组织和委员进一步加强与各界别群众的联系，加深公众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政协工作的了解，市政协将探索开展“公众日”活动。在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纪念日前夕，由各界别及区县政协推荐产生的部分公众代表将走进市政协，听取人民政协发展历程和政协履职情况介绍，并与委员面对面交流。

会议听取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上海视察工作时重要讲话精神工作方案(草案)的汇报。今年7月至8月，市政协将就推进自贸试验区

建设、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上海在长三角地区合作和交流中的带动作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专题组织学习会，开展界别学习活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会议审议了市政协十二届十二次常委会议筹备工作方案。本次会议定于7月下旬举行，将围绕“推进本市新一轮城镇化”专题协商议政。

市政协副主席周太彤、李良园、蔡威、姜樾、方惠萍、张恩迪出席。

上海光源孕育科研新生态

(上接第一版)最后发现，根据原画的颜料分布，应该已修复过一次。如今，故宫博物院已成为上海光源的重要用户。

最近，中石化正立项在上海光源建设三条产业专用的光束线站。

由于现在使用公共线站，企业不得不将实际问题提成科学问题，若有企业专用线站，就可直接改进生产上用的催化剂，效率会更高。据介绍，在石化行业，催化剂的效率哪怕提高1%，也会带来巨额产值。

纪实频道上星 覆盖观众逾亿

(上接第一版)

定位鲜明的上海特色，面向全国，整合社会资源，借助富有创新基因的市场实践，开创纪录片的新运营模式，和全国的纪录片频道、民营制作公司、社会纪录片力量一起打造中国纪录片未来的版图，进一步推动中国真实类节目产品走向海外，打造文化软实力。

记者从纪实频道获悉，今年计划启动10余个纪录片项目，这些和项目有的和兄弟媒体合作，有的和社会制播力量合作，以不同的视角和风格，关注现实生活和重大话题。上海广播电视台联手广东台、泉州台共同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将以突出国家海洋战略、观照古今为总体思路，打造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纪录片。联合社会制作

力量推出的《二战——东方战场》，将以当代国际视角审视历史，实地考察、记录当年的战场，运用翔实的历史影像及见证人访谈资料，探访知名学者，展现反法西斯战争的真实历史。与西藏合作拍摄的《神山天河》，既展现当地旖旎的风光，也讲述人文故事。此外，《我的故乡来自八十年代》、《俄发汹涌》、《上海100》等系列纪录片，则分别以回眸1980年代、探讨老龄化社会保障、展示上海城市气质为切入点，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

上海纪实频道总监干超表示，纪实频道将根据纪录片的受众定位，精准布局覆盖范围，力争年底辐射观众3亿人。与此同时，将力争在上星第四年开始盈利。

“中国电影世界”落户闵行

(上接第一版)光线传媒巨资打造的《3D少林寺》已确定在此拍摄。此外，光线传媒计划在园区内拍摄100部电影/电视剧集，包括《倚天屠龙记》、《盗墓笔记》、《秦时明月》等。光线传媒集团总裁王长田说，“中国电影世界”的内容不限于已公布的项目，它的建造是循环式、开放式的，不断把新的影视拍摄项目纳入，它始终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中国人自己的电影世界。

除了打造媲美好莱坞环球影城的中国电影世界”，光线传媒还将投资成立新的上海明星影业公司，在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公司光环下，采用全新的国际战略，拍

摄面向国际市场并兼顾国内市场的高品质影片。多位国际一线导演和制片人确定将与明星影业合作，包括目前好莱坞最具商业价值、成功导演了《速度与激情》的林诣彬、《蝙蝠侠》系列和《超人：钢铁之躯》的制作人查尔斯·罗文等。昨天公布的第一批项目共有10部电影和3部电视剧，其中与好莱坞合作的重点项目有《3D少林寺》和《甄嬛传》6集电视剧影片，与著名法国纪录片导演雅克·贝汉合作《海天三部曲》之三《海天之间》（前两部是《海洋》和《迁徙的鸟》），还将为美国三大电视网制作中文剧《紫禁城》。

购房需小心学区房“级别跳水”

法律专家：不可只听开发商一面之词，应到教育部门核实情况

卖房时承诺配套“省一级学区”，交房时却变成“镇级学区”。面对学区房“级别跳水”，业主、开发商和教育部门各执一词，陷入拉锯。

当前，国内学区房价格坚挺，买家趋之若鹜，由此发生的法律纠纷也不断出现。法律专家提示，买学区房未必有“学位”，购房时不可只听开发商一面之词，而应到教育部门核实情况，同时，尽可能保留开发商有关学区的宣传证据，以备发生纠纷时维护自身权益。

“省级承诺”变“镇级事实”

日前，住在广州市番禺区“万科欧泊”楼盘内的上百位业主进行维权，让业主们不能忍受的是，开发商卖房时大肆宣传的“省一级”学区，等到交房入住时发现已降级为“镇级”。

记者调查发现，此处名为万科欧泊的楼盘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2012年12月，万科欧泊正式开盘，由于宣称“业主购房将获得该区域唯一的省一级公办小学——番禺区市桥中心小学万科红部分校”的承诺，该楼盘以高出周边房价2倍的价格卖出2000多套。

然而，随着业主入住，2013年底，有咨询小学入读手续的家长看到番禺区教育局的一份红头文件，该文件显示：该小区的配套小学办学主体是南村镇。

这意味着，红都小学的办学主

体将由原先万科宣传的“省一级市桥中心小学”，变成了“南村镇”。面对省级学区的承诺变成了镇级的现实，家长们的怒火被点燃了。

虚假宣传还是理解误差？

在万科欧泊“学区门”纠纷中，万科和番禺区教育局不约而同向记者解释是业主理解发生了偏差，而业主们则质疑开发商和教育部门说法“前后矛盾”。

2011年4月，万科通过股权并购方式获取广州市番禺向信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的项目新光城市花园，将其改名为万科欧泊。

在此之前，番禺区教育局与向信房地产签订《新光城市花园配套小学办学协议》，将新光城市花园配套小学的校名定为“广州市番禺区红都小学（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中心小学分校）”。“双方一致同意，建成后的该配套小学隶属于番禺区教育局行政管理，具体由‘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中心小学’筹办和管理，并将其作为‘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中心小学’的分校不少于10年。”

2013年12月，番禺区教育局下发文件称，“我局与广州市番禺向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了新光城市花园配套小学合作办学协议，现该配套小学已基本完工，并计划在2014年9月正式开办。按属地管理原则，该配套小学在移交番禺区教育局后将交由南村教育指导中心

师竟然有意搬来，我坚决不同意，硬说她离开了——谁能忍心让一个60岁的老人住在那样阴暗潮湿的地方？本来她在北京有一些故交，但她不去找他们。成功者胜利的姿态，同情、怜悯，打抱不平……会从精神上将她击垮。

她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只是她不妥协、不通融、不世故。她待人确实也苛刻，即使有人帮过她的忙，但如果发现这个人品有问题，她就会疏远、冷淡。我与她相交，总是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她内心的那份自尊，从不打探她的私事，绝不在外面乱讲她的事，也从未给她打扫过一次卫生。经书上说，左手做好事，别让右手知道，可是有人偏偏敲锣打鼓地做好事。说同情她，怜悯她，我们是不配的。她的生活方式，那是她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她确实不会做家务，因为她从小没做过家务，饮食起居都有人照顾。胡河清的父亲胡复旦有才气也会很生活，如果不是因为“文革”，胡复旦也不会变得不正常，也许这个家还是完整的，也许就不会有后来那样的悲剧了。据说，当年北大毕业后，胡复旦是因为恋着徐清辉才追到兰州来的，可是他在“文革”中却没有经受住考验。试问：又有多少人经受了那场考验呢？

胡河清去世后，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她作为一个母亲在我们面前流下一滴泪。兰大中文系一位副主任，也是她多年的朋友，是常到她家闲聊的一位，她陪同她前往上海料理后事。他说，一路上她也没有哭过，但是到胡河清的住处时，她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痛彻心扉地放声大哭了很久时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两天不吃不喝不见人。我们为为何要随意猜测，把儿子的死因归咎于母亲，让他们二者的灵魂都不得安宁呢？

他们母子心有灵犀，他们的精神相通。那种神游八极的思绪，那种疾恶如仇的个性，那种被人理解的渴望，那份深切的孤独……他们才是彼此真正的知音。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彼此相伴吧！

2014-4-20



花间蝶来

(国画)

陈征雁

笔会